

[法国] 维克多·雨果 著 尚林霞 林芳等 译



悲惨世界

上

LES MISÉRABL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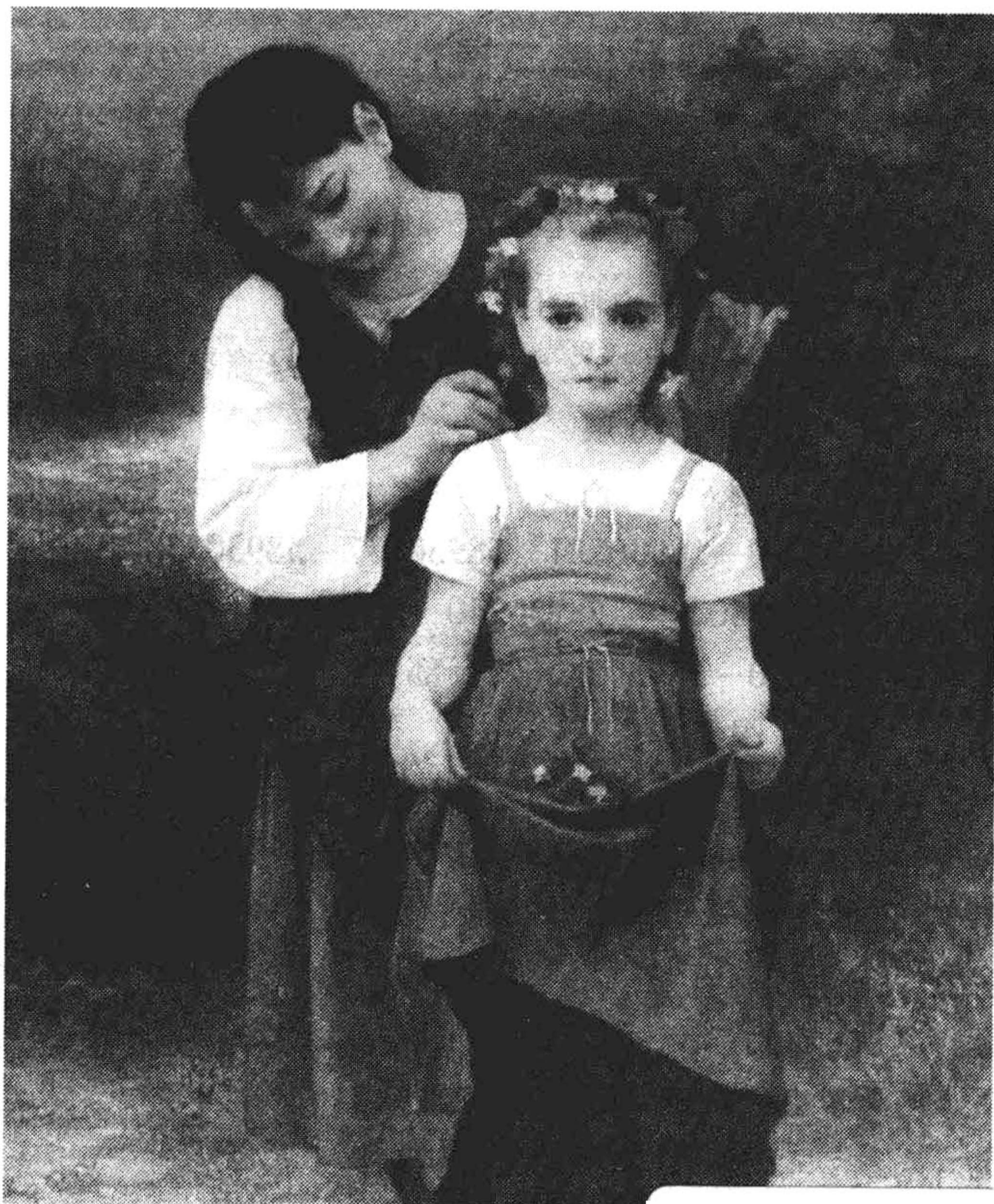


中国戏剧出版社

★ 世界文学名著精品 ★

悲惨世界(上)

[法国]维克多·雨果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学名著精品. 第2辑/刘泰丰主编.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7.4

ISBN 978-7-104-02579-5

I.世... II.刘... III.文学—作品—世界 IV.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9955 号

世界文学名著精品(第二辑)

责任编辑: 风 音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97

电 话: 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发行部)

传 真: 010—58930242(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省三河市新艺印刷厂

开 本: 910mm×1310mm 1/32

印 张: 260

字 数: 4998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04-02579-5

定 价: 436.80 元(全 26 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第一部 芳汀

卷一	正直的人	(1)
卷二	堕落	(29)
卷三	一八一七年中	(57)
卷四	托付,有时就是断送	(71)
卷五	下坡路	(77)
卷六	沙威	(97)
卷七	尚马蒂厄案	(103)
卷八	影响	(137)

第二部 科赛特

卷一	滑铁卢	(146)
卷二	“奥里翁号”战舰	(172)
卷三	履行对死者的诺言	(178)
卷四	戈尔博旧宅	(205)
卷五	猎狗群在黑夜悄然追捕	(212)
卷六	小皮克普斯	(227)
卷七	题外话	(241)
卷八	墓地来者不拒	(248)

第三部 马里于斯

卷一 从巴黎的原子研究巴黎 (276)

卷二 大亨 (286)

卷三 外祖父与外孙子 (291)

卷四 ABC 的朋友们 (309)

卷五 因祸得福 (325)

卷六 双星同经 (335)

卷七 褐铁矿老板 (344)

在文明鼎盛时期,只要还存在着社会压迫,只要依仗法律和习俗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给人类的神圣命运制造苦难;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人沉沦,饥饿使女人堕落,黑暗使儿童身体瘦弱,这些还不能彻底的解决;只要在一些地区还可能产生社会压制,换言之,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个世界还存在愚昧和贫穷,那么,这一类作品就不会是毫无用处的。

一八六二年一月一日于上城公馆

第一部 芳汀

卷一 正直的人

一 米里埃先生

一八一五年,担任迪涅主教的是沙尔·弗朗索瓦·福来·米里埃先生。他年纪已大,看上去已然年过古稀,自从一八〇六年以来,他就担任这个圣职。

这些都是小事,尽管和故事的本题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凡事必须精确,在这儿说一说他刚到这一教区就任的时候,针对他有些什么流言蜚语,可能并非没有用。关于一个人的传说不管是真是假,在他的世界里,特别是在他的生命当中,经常与他的一举一动同样重要。米里埃先生的父亲是艾克斯城法院的一个推事,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法袍贵族。听说父亲准备要他继承自己的职位,在十八九岁,还不到二十岁的时候就过早地让他结了婚,法袍贵族家庭往往都是如此。尽管查理·米里埃已经成家,但是依旧惹起别人的不少议论。尽管他是五短身材,但是却长得漂亮,气质不凡,谈吐高雅有趣;他生命中的最初阶段,完全是在交际场所以及情场中度过的。以后出现了革命,世事情形急剧变化,法袍贵族家庭受到摧毁、驱赶与追捕,全都东奔西散。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查理·米里埃先生就逃到意大利。他的妻子长期以来患有肺病,死在别的国家。没生一个孩子。从那以后,米里埃先生的一生又是怎样的呢?法国旧社会瓦解了,他的家破落了,九三年发生的种种悲剧,在一般的逃亡者眼中,可能更加恐惧和骇人,像这样的事情,是不是令他在思想上变得消沉,有过孤独的想法呢?某个人在世界动荡时,遭受大劫,家庭败落,也许还会不为所动,但是在欢乐与温情的生活当中,突如其来地遭受不可思议而又恐怖的打击,经常会绝望而萎靡不振吧?没有人能说清楚,只知道他从意大利返回时,就已经做了教士。

一八〇四年,米里埃先生做上百里鸟乐的本堂神甫。此刻他已然年迈体衰,终日足不出户。

皇帝将要登基加冕时,他也不清楚为了本区的一件什么微不足道的事情,去过巴黎一趟,替他的教徒向上级陈情,看见许多显贵人物,当中就有斐茨红衣主教。有一天,皇帝来探望他的舅父,恰巧这位尊贵的本堂神甫在前厅等着会见,二人偶然相遇。拿破仑看到这位老人非常好奇地瞧着他,就回过头来,忽然问左右:“这位老者是什么人呀,竟然这样看着我?”

“陛下,”米里埃先生回答说,“您看到一个老者,但我却看到一位伟人。我们相互之间都还上算。”

当晚,皇帝从红衣主教那儿问明了这位本堂神甫的名字。事情过了没多久,米里埃先生就得到了派他做迪涅主教的消息,不禁大为惊喜。

除此以外,有关米里埃先生初期生活的传说,到底有多少具有真实性呢?这可没人知

晓。在大革命以前,几乎没有人知道米里埃这家人。

小城市中喜欢议论的人颇多,爱动脑子的人太少,任何一个刚刚到这儿的人都必须忍受这种折磨,米里埃先生也是一样。尽管他身为主教,也正因为身为主教,便更要忍受。事实上,将他的姓名牵涉进去的那种种谈论,可能也只是谈论罢了,内容不外乎是街谈巷议、流言蜚语、道听途说,几乎连捕风捉影也称不上,据南方人的说法,不过是“胡说八道”而已。

无论如何,他来迪涅任教并且住了九年以后,起初小城以及小市民谈论的内容,一切风言风语,完全被忘却在脑后了。没有人敢再提起,甚至没有谁敢再回想了。

米里埃先生来迪涅的时候,带着一位老姑娘,名字叫巴蒂丝汀,即比他小十岁的妹妹。

他们有的只是一名女佣,名叫玛格鲁太太,和巴蒂丝汀小姐一样大;她开始做“本堂神甫先生的女佣”,如今则取得了双重头衔:小姐的贴身女仆、主教的管家。

巴蒂丝汀小姐个子高大,非常消瘦,皮肤白皙,性格柔和,她这个人完美地表现出“可敬”两个字的意义,因为按照世俗的观念,一个妇道人家一定要先成为母亲才会达到“可敬”的程度。她生来就不美丽,一辈子只做好事,年纪大了,整个形象现出一种白色的光彩,越老越拥有人们所讲的仁慈之美。年轻时候消瘦的身体,到了中老年的时候就变得清虚疏朗:这样的清虚疏朗,让人想见到天使。如果说这是一个贞女,毋宁说这是一个灵魂。她的整个身躯仿佛是由阴影构成的,只有一点儿肉体来表明性别,只有一点儿实体来包含微光;秀长的双眼总是低垂,这就是一个灵魂寄存于世间所造成的。

玛格鲁太太是一位身材矮小的老太婆,皮肤很白,胖乎乎的,身体有点儿臃肿,整日忙碌不定,终日喘着粗气。其一是因为操劳,其二是因为得了哮喘。

米里埃先生上任的时候,被安排住在主教府里,人们就照将主教列在仅次于元帅地位的律令所规定的仪节。市长和议长首先前来拜访,他也初次前去拜访了将军和省长。

安顿下来以后,小城等待着它的主教着手工作。

二 米里埃先生变成福来主教大人

迪涅主教府和医院相邻。

主教府大厦宽阔雄伟,是上个世纪初期用石料兴建的;兴建者亨利·彼惹大人是巴黎神学院博士,曾经担任西摩尔修道院院长,一七一二年做了迪涅主教。这是一所华贵的住宅,到处都体现出豪华气派:主教的寝室、各个客厅、各个房间,一切都很齐全;正院相当宽敞,有穹窿的回廊,具有古代的佛罗伦萨风格,庭园里种着苍翠的树木。楼下对着庭园那一面有一道长廊,布置得十分华丽,彼惹主教大人于一七一四年七月二十九日,曾经在那道长廊里设宴招待过以下几位要人:

昂布伦亲王——大主教查理·布吕拉尔·德·让利斯;

嘉布遣会修士——格拉斯主教安东尼·德·梅吉尼;

法兰西祈祷大师——雷兰群岛圣奥诺雷修院院长菲利浦·德·旺多姆;

梵斯男爵——主教佛朗沙·德·白东·德·格里永;

格朗代夫贵人——主教凯撒·德·沙白朗·德·福高尔吉尔;

经堂神甫——御前常侍宣道师——塞内贵人——主教让·沙阿兰

这七位颇有声望的名人的画像,始终悬挂在这道长廊大厅中。而“一七一四年七月二十九日”这个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天,也用金字雕刻在厅里一个白色的大理石石碑上。

医院不过是一所房子,又窄小又低陋,庭园也小得不能再小了。

主教任职三天以后,就去参观了一下医院。后来,他打发人去请医院院长给个面子到主教府里来一趟。

“院长先生,”主教对他说,“如今您有多少个住院的病人?”

“有二十六个,主教大人。”

“这与我数过的完全相同。”主教说。

“那些病床,”院长继续说,“一张挨着一张,靠得太近了。”

“这刚好是我留意到的。”

“病房都不过是很小的房间,空气很难流通。”

“这也是我感受到的。”

“并且,虽然有一线阳光,庭园很少,盛不下刚刚起床的病人。”

“这也是我心中所想的。”

“可能还有传染病,今年就曾有过伤寒,两年以前有过粟粒热,有的时候病人多达百人,我们几乎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这也是我想到的。”

“有什么法子呢,主教大人?”院长说,“必须这样凑合。”

这次交涉,正是在楼下的长廊餐厅中进行的。

主教思索了一会儿,忽然回头。对院长说:

“先生,就拿这个厅而言,您觉得可以容纳多少张床呢?”

“主教大人的餐厅!”院长惊慌失措,大声叫道。

主教看了一遍大厅的周围,似乎在用眼睛进行测量计算。

“能够放二十张病床!”他好像喃喃自语,马上扯开嗓门说:“瞧,院长先生,我必须告诉您。很明显有了问题。你们二十六个人,只有五六间小房子可以居住;但我们这儿只有三个人,却占了能够容纳六十个人住的地方。一定有了问题。您所住的是我的房子,但我却住了您的。请把我的房子还给我,这儿才是您的家。”

第二天,那二十六个穷困的病人都被安置在主教府,主教则搬到医院里去住了。

米里埃先生没有任何财产,他的家早就在革命的时候衰败了。他妹妹带着五百法郎的终身年金,在主教府中居住,也刚刚能维持她自己的花费。米里埃先生以主教的身份,一年领得一万五千法郎的国家薪俸。他搬到医院中居住的那天,就最后决定了这些钱怎样使用。详细分配,有他亲手所写的一份单子,现在抄录如下:

家庭开支分配单

支助小修院	一千五百利弗尔
支助传教圣会	一百利弗尔
支助迪迪埃山遣使会教士	一百利弗尔
支助巴黎外方传教会	二百利弗尔
支助圣灵会	一百五十利弗尔
支助圣地宗教团体	一百利弗尔
支助慈幼会	三百利弗尔
支助阿尔勒慈幼会	五十利弗尔
支助改善监狱的善事	四百利弗尔
支助抚慰及救济囚徒的善事	五百利弗尔
支助替做家长的囚徒还债	一千利弗尔
补助教区学校穷苦教师的工资	二千利弗尔
支助上阿尔卑斯省的丰收粮仓	一百利弗尔
支助迪涅、玛诺斯克、西斯特龙等地妇女联合会免费教育穷人女孩	一千五百利弗尔
救济穷人	六千利弗尔
个人消费	一千利弗尔
共计	一万五千利弗尔

米里埃先生在迪涅任职的时候,好像一直没改变这个开销的分配方案。就像我们所知

道的,他把这叫做“本府开销标准”。

巴蒂丝汀小姐绝对服从,接受这种分配方案。在这个圣女的眼里,米里埃先生不但是她的兄长,也是她的主教,按照人性是她的朋友,按照教会则是她的上司。巴蒂丝汀小姐爱他,对他佩服得几乎无法形容。他讲话的时候,她就恭敬听从;他行动的时候,她就跟随在身边。只有女佣玛格鲁太太有点儿啰嗦。我们也都知,主教先生只给自己剩了一千法郎,和巴蒂丝汀小姐的年金加起来,一年才只有一千五百法郎。两个老嫗与一个老翁,只依靠这一千五百法郎生活。

但是,主教先生之所以能够款待来迪涅的乡村神甫,幸亏有玛格鲁太太的异常节俭和巴蒂丝汀小姐的精打细算。

来迪涅三个月的时候,有一天,主教说道:

“照这么过下去,我也真有点儿无法维持了!”

“我也这样认为!”玛格鲁太太大声说道,“省里每年应该给的那笔城区车马费和巡视费,大人从来都不要。过去的主教,年年都有。”

“是啊!”主教说,“您说的不错,玛格鲁太太。”

接着他提出申请。

没过多久,省议会审查完他的申请书以后,决定一年为他提供三千法郎,款项是:

“主教先生公共马车费、驿车费与教区巡视津贴费。”

此事使当地的绅士议论纷纷。他们里面有一位帝国元老院的元老,为发泄满腔的怨气,竟给宗教大臣比戈·德·佩雷姆内先生写了一封密信;此人过去当过五百人院的议员,曾经投票赞助雾月十八日政变,居住在离迪涅城很近的相当豪华的元老府邸中。下边是那封密信原文的摘录:

……车马津贴费?在一个人口不到四千的小城中,有这个必要吗?驿车费和教区巡视津贴费?首先必须问一下,为什么要巡视?第二在这种山区。怎样通驿车?压根儿就没有路,只能骑马。阿尔努堡的那个杜朗斯河桥,也只允许牛车通过。这班神父一模一样,不仅贪得无厌,而且非常小气。这一个刚刚到任的时候,还装得仿佛一个善良的宗徒。如今他的一行一动,和别人没有什么两样了。他像过去那群主教一样要享受奢侈品。必须给他配置马车和驿车。呸!这群可恶的神父!伯爵先生,只有皇上为我们肃清只吃饭不干活的教士,一切事情才有可能好起来。推翻教皇!(当时同罗马的关系闹翻了。)我呢,只赞成凯撒……

这件事情成功了,最快乐的要属玛格鲁太太。

“看,”她对巴蒂丝汀小姐说道,“主教大人先顾其他人,不过最后怎么也要考虑一下自己。慈善捐款全都分配停当,这三千法郎终于属于我们了。行了!”

当晚,主教又写了一份单子,递给他的妹妹,写了下面几项:

车马费和巡视费开支

用于给住院病人熬肉汤	一千五百利弗尔
支助艾克斯的慈幼会	二百五十利弗尔
支助德拉吉尼昂慈幼会	二百五十利弗尔
救济弃儿	五百利弗尔
救济孤儿	五百利弗尔
总计	三千利弗尔

以上正是米里埃先生的花销预算表。

主教还有额外开支,比如婚礼布告费、宽恕费、简行洗礼费、布道费、教堂和小礼拜堂祝圣费、主持婚礼费等等,不过他经常从有钱人那儿取钱,然后施舍给穷人。拿得急也给得紧。

没过多长时间,捐赠的钱款不断而来。有钱的、穷困的都前来敲打米里埃先生的院门,有的人是来给予,有的人是来乞讨。没到一年时间,主教不但成了一切慈善捐款的司库,也

成了一切困苦账房先生。一大笔一大笔的款项从他的手中经过,然而他仍然像以前那样生活,也有添加任何必需用品以外的东西。

不但如此。因为下层的贫困永远比上层的仁爱多,可以说钱在收入以前就统统付出去了,就像水泼到干燥的地上似的。他收进钱相当于没收到,永远没有余款。所以,他又勤俭节约,从自己身上想办法。

主教颁布布告和公函,照例在最上面写上他的教名。当地穷人好像出于爱戴的本能。在这个主教的几个姓名里,选择一个对他们来说有意义的,只称他福来大人。需要的时候,我们也得这么叫他。何况,他很中意这一称呼。

“我喜欢这个称呼,”他说,“福来比大人要好。”

我们不认为这儿刻画的形象有多惟妙惟肖,只能说相像罢了。

三 好主教 苦教区

主教先生的车马费变成救济款,他并没有因为这个原因而减少巡回视察的工作。迪涅教区是一处贫穷的地方,平原少而山岭多,就像前面所讲的,差不多没有路。一共有三十二个堂区。四十一个司铎区,二百八十五个小区。这些地方全都视察过一遍,的确不容易办到。但是,主教先生却完成了任务。要是去附近他就徒步行走,去平原就乘乡村马车,到山里就索性骑驴去。两位老妪总是陪伴着他,假如道路对她们来说非常辛苦,他就一个人前往。

有一天,他骑着驴走到古老的主教城色内兹。那个时候他囊中羞涩,无法雇佣更好的坐骑。城市长官站在主教府邸门口等候他,带着一副不快的神情瞧着他从驴背上下来。几位富绅围在他身边嘲笑他。

“长官先生、诸位富绅先生,”主教说,“我知道你们为什么感到丢人,你们觉得一名贫苦的教士竟然自以为是,骑着耶稣·基督曾经骑过的坐骑。我得坦白地告诉各位,我这么做也是出于无奈,并不是出自贪图虚荣。”

他在视察工作的时候,为人谦逊温和,经常交谈,很少说教。他不把品德问题放在无法攀越的高度上,论据和范例也从来向远方去寻找。在一乡居民面前,他总是将邻乡当作榜样。在对穷人尖酸苛刻的乡镇,他就说:

“看看布里昂松那儿的居民吧。他们给穷人、寡妇以及孤儿比旁人提前三天去他们的牧场上割草料的特权。假如房屋坍塌,他们就替他们重新修盖,一分钱都不要。所以,那儿可算是受到了上帝的庇护,整整一个世纪,没出现过一件谋杀案。”

到了锱铢必较的村子,他便说:“看看昂布兰那里的人吧。在收获的时候,如果哪个人家的儿子在服兵役,女儿进城工作,父亲也害病,无法劳动,本堂神甫在布道的时候就将他的情形说出来了;所以,礼拜日做完弥撒以后,村里每一个人,男人、女人和孩子,全都到那户困难的人家的地里,替他收割,把麦秸搬回去,麦子放到仓里。”

到了因为金钱和遗产问题而发生矛盾的家庭,他就说:“看看德沃吕山区地方的人吧。那儿非常凄凉,五十年都不会听见一次夜莺的鸣叫。但是,家中父亲死了,儿子就出外谋生,把家里的财产留给自己的姐妹,便于让她们找到丈夫。”

到了争讼成风、农民由此而破产的村镇,他就说:“看看盖拉谷地方的那些仁慈的农民吧。那儿共住着三千人,上帝啊!简直像个小共和国。他们既没有法官,也没有审判官。乡长处理所有的事情:他负责分配捐税,各人交纳多少,都凭良心公平办事,还义务替人解除矛盾,给人分配遗产但不拿报酬,判处案情也不要钱。人们都信服他,因为他是生活在简朴的人其中的一个正直的人。”

到了没有教师的村庄中,他谈的还是盖拉谷人:“你们清楚他们是怎样办的吗?一个很小的地方,只住着十几户人家,供养一个教师当然很困难,所以,整个谷里就一起聘用几个教师,叫他们在村庄之间巡回教学,在这个村停留一星期,到那个庄又呆十天。在集市上我曾

遇到过那些教师。他们的帽带上都有鹅毛管笔,不难认出来。教人语文的只带一根,既教语文也教算术的带两根,教语文算术和教拉丁文的就带三根。他们个个都学识渊博。是呀,无知无识是何等丢人呀!向盖拉谷的人学习吧。”

他这么谈着,郑重而和蔼;假如缺乏现实举例,他就用比喻,直截了当,言简意赅,不过十分生动,这就是耶稣·基督的雄辩天才,充满自信但又能够使人信服。

四 言行一致

主教说话既随和又愉快,经常顾及在他身旁生活的两位老妪的知识水平。

玛格鲁太太喜欢称他为“大人”。有一天,他从坐椅里站起身来,朝书橱走去,想取一本书。那本书摆在最上边那一格,主教身材有点儿矮,伸手拿不着。

“玛格鲁太太,”他说,“替我拿张椅子过来。本大人还没有那么高大,够不着那块木板。”

德·洛伯爵夫人是他的一个远房亲戚,经常当着他的面唠叨她三个儿子的所谓的“希望”。她有好几个长辈亲戚,年龄都很大,快要死了,他们的继承人当然是她的几个孩子。最年幼的儿子会从一个姑奶奶那儿获得一笔足有十万利弗尔的年金。第二个儿子要继承她叔父的公爵头衔;大儿子则肯定承继先祖的爵位与领地。当母亲的这种异想天开的卖弄是可以原谅的,主教在一般情况下只是静静地听着。从来不开口说话。不过有一次,德·洛夫人再次唠唠叨叨地炫耀那些继承权和“希望”,但主教看上去却分外出神。德·洛夫人有点儿烦躁,突然改变她的话题,问道:“上帝啊!表哥,您到底在想些什么啊?”

“我,”主教答道,“我在想一句非常奇怪的话,也许是圣奥古斯丁说的:‘将你们的希望寄予其他人什么都继承不到的人身上吧。’”

另外有一次,他接到当地一位贵族绅士的讣告,看到一大页纸上写着死者的各种爵位荣衔,同时写着他亲戚的各种封建贵族的尊称,不由自主地大声叫道:“死者的脊骨实在是结实!预备这么一副显赫的头衔担子让他轻松地背走;人真的很聪明,爱慕虚荣连坟墓都要利用!”

只要他抓住这样的时机,就会温和地讥诮一句,不过言外之意,好像总含着一层严正的意义。有一次过封斋节,一位年轻的助理主教来到迪涅,在大教堂中讲道,他把慈善当作讲题,并且口才不错,要有钱人拯救贫困的人,以便于进入天堂,避免坠入地狱;他将地狱极力形容得黑暗恐怖,而把天堂形容成异常动人的美好境界。听众当中有一个叫做杰博朗的先生,他是一个歇业的有钱商人,还不时地放点儿高利贷;过去他制作大布、哗叽、粗呢、帽呢,挣了五十万,然而一辈子从来没有救助过贫穷人。自从听完那次讲道,人们看见每到星期天,他就把一个铜子,送给在大教堂门前的六个乞婆。一个铜子需要由她们六个人自己去分。有一天,主教看到他正在那儿做好事,就笑了笑,对他妹妹说道:“杰博朗先生又在用一个铜子买天堂了。”

凡是关于慈善事业,就算碰壁他也不后退,往往能想出耐人寻味的话来。有一次,他去城里一家住房的客厅给穷人捐款。刚好德·尚特西埃侯爵也在场,此人年老、有钱,不过很小气,居然有方法既做极端保王党人,又做极端伏尔泰派。世上的确有过这样的怪事。主教走到前面,推了推他的胳膊,说:“侯爵先生,您应该替我捐点儿什么。”侯爵回过头去,冷冷地答道:“主教大人,我也有我的贫困之人。”主教马上接着说:“那么把他们全都交给我吧。”

有一天,他在大教堂里这么讲到:“我最敬爱的兄弟们、我亲爱的朋友们:法国有一百三十二万房子,都只开三个洞口;有一百八十一万七千房子,都只开两个洞口,就是一道门和一扇窗;还有三十四万六千个木棚,只开一个洞口,那就是一道门。如此地步,全然是所说的门窗税导致的。把贫困人家、老太婆、小孩子,安置到那些房子中瞧一瞧,肯定会得热症或者别的疾病!噢!上帝把空气赐予人,法律却叫人拿钱去交换空气。我不愿意诋毁法律,不过我应该赞颂上帝。在伊塞尔省、瓦尔省、上阿尔卑斯和下阿尔卑斯两省,农民连一辆小推车也

没有,肥料必须用人的后背背进田里。他们没蜡烛可点,不得不点带着树脂的枝子或者蘸着树脂的绳子。多菲内地方全部山区都是这个样子。他们得把六个月的面包一次做完,用干牛粪烘好;到了冬季,那种面包必须用斧子砍开,放在水中浸泡二十四个小时才可以吃。我的兄弟们,大发慈悲吧!看一看,你们身边的人们多么受罪呀!”

他在普罗旺斯地区出生,很容易懂得南方的种种方言。他用方言说话,赢得了那儿群众的称赞,以此靠近形形色色的人。他进茅屋或者去山里,正如在自己家中一样。他喜欢用最俚俗的方言讲明大道理。他会说不同的语言,所以能同每一个心灵打成一片。

同时,他对上层社会的人和人民大众,总是同等对待。

他从来都不粗率地判断什么行为,总是先充分了解四周的环境。他常常说:“让我们研究一下,是什么导致了这个错误吧。”

他经常笑嘻嘻地自嘲是“浪子回头”,从来不严格地唱高调,也不像粗暴的正人君子一样怒目圆睁,而是极力宣传一种教义,总括起来大体是这样的:“人之躯体对人而言,不仅是一种负荷,而且还具有一种吸引力。人拖着躯体,同时受肉体的支配。

“人一定要严密监视、束缚和控制肉体,不到最后决不服从。就算这样的服从,也仍然会有过失;但是,这样的过错是可以原谅的。这是种堕落,但只落在膝头上,在祈祷中还可以百赎。

“做个圣贤,那情形是非常特别的;成为正直的人,倒是做人的正轨。你们可以在错误的道路上徘徊不止,失足,尽管犯过错,不过得做正直的人。

“尽可能少犯错,这同样是做人的准则。不犯一点儿错误,这是天使的梦幻。生于人世,就不能不犯错误。错误就是一种地心吸力。”

有的时候,他看到众人喧闹,都轻易发怒。于是笑嘻嘻地说道:“哈!哈!看来,我们大家都在犯这样的严重错误。如今事情一被揭穿,伪君子便手足无措,都急于替自己申明,都急于进行掩饰。”

他对于被社会压迫的妇女和穷人,一直都是相当宽厚的。他总是说:“女人、孩子、仆役、没有力量的人、贫穷的人和无知的人犯了错误,那都是丈夫、父亲、主人、强者、有钱的人以及学者的过失。”

他接着说道:“对于愚昧的人,你们应该尽你们所能多多地教给他们一些事情;社会不办义务教育是一种罪过,应该为它导致的黑暗承担职责。这个人的心里被黑暗所充斥,肯定会滋长罪恶。有罪者并非犯罪的人,而是导致黑暗的人。”

由这点可以看出,他批判事物有他自己奇特和独到的态度,我认为这一切他是从《福音》里得到的。

他一天在某家客厅中听大伙儿说,有一桩案件正在研究侦查,很快就会交付审判。一个身无分文的人,出于对一个女人以及他们生下的孩子的爱,的确是无路可走,于是就制造了假币。那个时代,制造假币依旧得受极刑。他制造的第一枚假币,那个女人拿着去用的时候被逮住了,将她逮了起来,然而有的只是不利于她的犯罪证据。只有她自己能够招供告发,送掉她情夫的生命。她不承认,不管怎样追问她坚决不愿意招供。所以,检察官就生出一个计策,聪明地伪造了许多信件的片段,编造了那个情夫变心的假证,使那可怜的女人确信她有情敌,那男人有负于她。她在极端的嫉妒和愤恨之下,终于告发了自己的情夫,什么都招供了,什么都得到了证实。那个男人无法挽救了,很快就会在艾克斯城与他的同谋一起接受审判。谈完此事,所有的人都称颂那个司法官的才干。他能够利用妒恨心理,令人由于恼怒而使真相大白,凭借报复之心而使法律的威力得以伸张。主教一言不发地聆听这一切,等人们都说完了,他才问道:“在什么地方审判那个男人和女人呢?”

“在重罪法庭里。”

主教接着问道:“那么,将在什么地方审判检察官先生呢?”

迪涅发生了一起惨案。一个男子因谋害人命而被判以死刑。那可怜的人称不上是个

读书人,不过又并非一点儿知识也没有;他以前在集市上卖艺,替人写书信。这桩案件使整个城里的人都非常关心,行刑的头一天,驻监狱的忏悔师忽然生病。不得不找一个神父帮助受刑的人度过他临终的时刻。有个人前去找本堂神甫。听说他有意回绝,说:“这事和我无关。我为什么要接管这种苦差使,为什么要管那个跑江湖的;我自己也在生病;何况,那不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

他这样的回答传到主教那儿,主教说道:“本堂神甫先生说得没错。那不在他的职责范围之内,而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

所以,主教马上跑到监狱,下到“跑江湖的”那个牢房中,喊他的名字,拉着他的手,跟他交谈,在他身旁呆了一昼夜,忘记了饮食和睡眠,祈祷上帝拯救那囚犯的靈魂,同时祈求囚犯拯救自己的靈魂。主教对囚犯说,最完善的真理同样是最易理解的真理。他就如同一位父亲、兄长和朋友,只在祝福的时候才像个主教。他一面宽慰他,要他别担心,一面把这些都给他。那个人将在悲痛失望中受刑死去,把死亡当作无底深渊。他站在死亡的边缘,吓得魂不守舍,害怕地向后退。他不是完全不关心死活的顽固之徒。受到死刑判决这个强烈的震撼,好像把他身边某个地方的间隔震倒了,这种间隔正是我们所谓的生命,隔开我们无法看见事物的神秘。他在这无法补救的缺口不停地看着外面的世界,所看到的只是一片漆黑。主教却让他看到了一缕阳光。

第二天来提这个可怜的人的时候,主教仍然呆在牢房中。他跟在他后面来到刑场上。他身披紫色祭披,脖子上挂着主教十字架,和那被绳索捆绑的罪犯肩并肩站在大家跟前。

主教同囚犯一起坐进囚车,一起走上断头台。那个快要受刑的人,昨日还那样灰心失望,此刻却显得舒展兴奋。他觉得自己的靈魂得到了拯救,能够把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主教和他拥抱,就在屠刀快要落下的时候,仍然对他说:“被人所杀害的人,上帝能够让他重生;被兄弟们驱逐的人,能够见到天父。祈祷吧,相信吧,到生命当中去!天父就在那边。”他来到断头台下面的时候,眼中带着不同寻常的神情,足以让大家肃然退立。他面无血色,神情安静,不知道为什么那样让人尊敬。返回他称之为“他的宫殿”的破旧的屋子,对妹妹说道:“我刚刚举行完一次盛大的祭典。”

最伟大的东西,也总是最使人无法了解的东西;城中就有许多人谈论主教的这种做法,说什么“矫揉造作”。当然了,这只是沙龙里的一种说法。但人们既感动又敬佩,他们从来不会把神圣的举动看成是心怀恶意。

主教呢,他亲眼看到断头台,受到一次震撼,心情许久都无法得到平静。

屹立在那儿的断头台,的确存在一种令人畏惧的力量。如果不曾亲眼看过断头台,也许会对死刑抱有冷淡的态度,不说对还是错,坚决不表示同意或者反对;可是,只要见到一个,那震撼就非常强烈,就不得不做出决定,是同意或者反对。有人称赞,比如德·迈斯特尔;有人痛恨,比如贝卡里亚。断头台代表着法律,别名为“压制”:它不是中立的,也不叫人抱着中立的态度。看到它的人都要心惊胆战,产生神秘莫测的战栗。断头台是一种想像。断头台并非一个没用的架子,断头台并非一台机器,断头台并非由木条、铁件和绳索组成的没有生气的机械。它似乎是一种生物,有着一种无法言表的阴森恐怖的主动能力;这个架子似乎能够看到,这台机器似乎能够听见,这种机械似乎能够了解,这木条、铁件和绳索似乎有意识。断头台的出现,把人的心灵投进凶恶的梦里,看上去古怪可怕,并且同它的一举一动结合在一起。断头台和刽子手是同伙,它侵吞,它吞噬人的肉体,饮用人的鲜血。断头台是法官和木工一起制造的一个怪物,一个鬼怪,好像凭借它制造的死亡而进行活动,过着一种可怕的日子。

所以,此次印象非常恐怖,非常深刻,在行刑的第二天,甚至很多天以后,主教仍然处在惶惶不安的状态下。在送死的时候那种几乎是强迫的镇静神情,早就不见了:如今,社会威权下的鬼魂在纠缠着他。平日他工作回家,从来都是问心无愧,神采奕奕,这次他却总像责备自己。有的时候他喃喃自语,吞吞吐吐地说一些凄惨的话。下边的这段话,就是有天晚上

他妹妹听到记录下来的：“实在没有料到会这样可怕。专注于上天的旨意，而再也不关心人类的法律，这是不对的。生和死的权力只归上帝所有，人有什么权力过问这件不熟悉的事物？”

随着时光的消失，这种印象也渐渐地消退了，可能消失了。不过人们察觉到，从此往后，主教始终避免路过那个刑场。

米里埃先生任何一个时候都能叫到，去探望病人和快要死去的人。他深深地知道那些地方有他最重要的职责和任务。他不必请，会亲自去孤儿寡母家。他也会连续几个钟头，静静地呆在失去心爱的妻子的男子身旁，或是失去孩子的母亲身旁。他知道什么时候开口，也知道什么时候闭口。让人佩服的给人慰藉的人啊！他不想用遗忘消除悲痛，却借希望使其高尚而光荣。他总是说：“您得注意看待死者的方式。别想尸体会溃烂。必须定神去观看，您将看到在苍穹的极尽处，有您死去的亲人的生命的光辉。”他明白信仰有利而无害。他指着顺服的人，竭力慰藉绝望的人；指着仰望一颗星的苦痛，竭力慰藉俯视一座墓穴的痛苦。

五 福来主教大人的教袍穿得太久

米里埃先生不管家庭生活或者社会生活，都受到相同思想的支配。能够找到机会接近察看的人，将会发现迪涅主教自甘淡泊，过着又严肃又动人的生活。

就像老人们和大部分思想家那样，他睡得特别少。虽然睡的时间很短，但却十分安稳。早上，他一定得静修一个钟头，随后去大教堂，或是在他的经堂里念弥撒。早点只是一个黑麦面包，就着自己家里产的牛奶吃，吃完以后就着手工作。

主教非常忙碌。他天天得接见主教区秘书——平时由议事司铎担任，并且差不多天天接见他的那些副主教。他还得了解宗教团体的活动，分发特权证书，巡视宗教图书馆，整理祈祷书、教理问答手册、日课经书等，还必须写训示，批示许多讲道手稿，还得和解各处本堂神甫与行政长官之间的纠纷，还必须回教会方面和行政方面的信件，可以说有永远做不完的事情，对政府和教会都要负责。

办完无穷尽的公务，做完日课，接下来，他先去探望贫穷的人、生病的人和不幸的人；假如还有时间，他就去劳动。有的时候在园子中掘土，有的时候读书或者写作。这两项工作，他全都称作“种地”。他总是说：“精神正像一个园地。”

中午吃正餐，吃的和早点没什么两样。

临近下午两点时，假如天气晴朗，他便去乡间或者城里散步，途中常常进入贫穷的人家。他扶着长手杖一个人走着，眼皮低垂，一副沉思的样子，身上穿着温暖的紫色棉袍，脚上穿的是紫色的袜子和粗笨的鞋子，头上戴着平顶三角帽，从角里搭拉下三束菠菜籽状的金黄色流苏。

他所去过的地方，就像过节似的，途中充斥着温馨与光明。孩子和老人走到门前迎接主教，就像迎接太阳。他祝福人们，人们同样也祝福他。不管谁有什么需要，大家都指向他的住处。

他走走停停，同少男少女聊天，朝孩子们的母亲微笑。他有钱时，就前去探望贫穷的人；没钱时，就前去拜访有钱人。

他的教袍由于穿得时间太长而破旧了，又不想使人察觉，进城就不得不穿着那件紫棉袍。然而到了夏天，想必捂得很不好受。

夜晚八点三十分，他和妹妹一起吃晚饭，玛格鲁太太站在背后照应。晚餐再简单不过了。然而，主教如果留一个本堂神甫用餐，玛格鲁太太就借此机会替主教大人做点儿美味的湖鱼或者山中的野味。所有的本堂神甫，全认为是做一次盛餐的理由；主教也听其摆布。往日他的晚餐一般只是水煮蔬菜与素油浓汤。所以，城里流传着这种话：“主教不招待本堂神甫时，就招待苦修会修士了。”

吃完晚饭，他便和巴蒂丝汀小姐还有玛格鲁太太闲聊半个钟头，接着返回他的屋里，接

着写作,有的时候写到单页纸上,有的时候写到对开本书的空白处。他是一个文人,知识渊博,死后留下五六种相当奇特的手稿。里面有一种研究了《创世纪》里的一节:“初始,上帝之灵漂浮在水面上。”他用三种文本对这一节进行比较:阿拉伯文译本里说:“上帝的风吹拂”;弗拉维乌斯·约瑟夫写道:“上界的风骤降大地”;后来,翁克洛斯的迦勒底文注释性翻译则是:“来自上帝的一阵风吹拂在水面上”。在另外一篇论述当中,他研究了雨果的神学著作——那位雨果是普托勒马伊斯的主教,即本书作者的曾祖叔父——他证明上个世纪,以巴赖库尔当笔名发表的各种小册子,应该出自那个主教之手。

有的时候在看书过程中,无论手里拿的是什么书,他会忽然陷进思考之中,从思考中醒过神来,就马上在原书中写下几行字。那几行字时常和书里的内容毫不相干,比如,下边我们看见的几行字,正是他记在一本四开本书的边上,书名是:《日耳曼爵士和克林顿、柯恩瓦利斯两将军及美洲海域海军上将们往来信札》,凡尔赛普安索书店及巴黎奥古斯丁河沿皮索书店印行。

批注是这么写的:

啊,汝之存在:

《传道书》称汝为全能,马加比祭司称汝为创世主,《以弗所书》称汝为自由,《巴录》称汝为广大,《诗篇》称汝为智慧与真理,《约翰福音》称汝为光明,《列王纪》称汝为天主,《出埃及记》呼汝为主宰,《利未记》呼汝为神圣,《以斯拉书》呼汝为公正,《创世纪》称汝为上帝,人们称汝为天父。惟有所罗门呼汝为仁慈,这方为汝诸多称谓之中最为美好的一个。

接近九点钟的时候,二位妇人退下,上楼返回自己的房间里睡觉;主教一个人呆在楼下,直到第二天。

在这儿,有必要确切地讲述一下迪涅主教的住所。

六 他托谁看管房屋

上面已经提到,主教居住的是一所二层小楼:楼下楼上的三个房间,顶上有一个阁楼。楼后面是一个三四十亩的园子。二位妇人住在楼上,主教住在楼下。靠街的那个房间当作餐室,另外一间做卧室用,最后一间则是他的经堂。出经堂得经过卧室,出卧室得经过餐室。经堂里面有小半间卧室,搁着一张床,招待留下过夜的客人。正因为有了这张床,主教先生才经常招待那些到迪涅来处理事务,或者为了本教区的需要忙碌奔走的乡村神甫。

原先医院的药房设在园子中,是正楼的附属小屋,如今已经改成了厨房和贮藏室。

除此之外,园子中还建了一个牲口棚,原来是医院的厨房;如今主教在里边养了两头奶牛。无论能挤出多少奶,天天早上他都会为医院里的病人送去一半。“这是我交的什一税。”他总是这么说。

他的屋子非常宽敞,恶劣的日子难以保暖,并且迪涅的木柴价格又非常贵,所以他想出一个办法,叫人在牲口棚中用木板隔了一小间,把它叫做“冬斋”,最严寒的晚上他就在那儿度过。

冬斋与餐室没什么不同,除去一张白色的木方桌和四张草垫椅子,再也看不到其它的家具。餐室中还摆着一个涂着淡红胶画颜料的旧碗橱。主教把一样的一张碗橱盖上白布帷和假花边,当作祭台装饰他的经堂。

到迪涅城来忏悔的富有的女人与信女,经常把钱凑在一起,想为主教大人的经堂买一座漂亮的新祭坛;但是每次他收了钱,就会去救济穷困的人了。

“最漂亮的祭坛,”他总是说,“那是受苦人因为获得慰藉而感谢上帝的灵魂。”

他的经堂中摆着两张草垫祈祷跪椅,卧室中摆着一张同样的扶手椅。要是他一起接见七八个客人,比如省长、将军、驻军参谋,或是小神学院的几个学生,那就只能去牲口棚找来

冬斋的椅子,去经堂里找来跪椅,到卧室找来扶手椅;这么收集在一块儿,就能够有十一张座具招待来客。每次有人前来拜访,都必须腾出一个房间。

有的时候同时来了十二个人,遇上这样的情形,主教为了掩盖窘迫的情景,假如是在冬季,他便站在壁炉旁边;假如是在夏季,他便赞成到园子里去转一转。

是的,在那个小的凹室中还放着一把椅子,不过椅子上的麦秸已经掉了一半。只有三根腿,必须倚在墙上才能够坐人。巴蒂丝汀小姐卧室中还有一把特别大的木摇椅,原来是金黄色的,包着花锦缎的椅套,不过由于楼梯很窄,先前是由窗口弄到楼上去的,称不上机动的家具。

巴蒂丝汀小姐希望能够买一套细长桃花心木家具,并且配带长沙发和荷兰黄丝绒椅套。不过,这起码得用五百法郎。由于这个缘故,她勤俭节约,五年的时间只积攒了四十二法郎零十生丁,她不得不放弃了这样的打算。何况,又有谁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呢?

想像一下主教的卧室最简单了。一道门窗冲着园子,床就放在对面,一张铁架病床,带着绿色的哗叽帷盖。床铺阴暗角落的布帘里面,还有残留着贵绅奢华习气的梳妆用具。卧室有两道门,一道靠着壁炉,通往经堂;另外一道挨近书橱,通往餐室。那个带着玻璃的书橱非常大,摆放了很多书。壁炉通常没有火,木板炉台描得像大理石的花纹;炉内两根铁柴架上装饰着的一对花纹瓶,凹槽纹过去镶着银箔,是主教等级的奢华物品。炉台上面通常挂着镜子的地方,有一块已经很旧的黑线,上边装着发黑的烫金木框,里面装着一个银色已褪的耶稣受难铜像。在那道门窗一边放着一张大桌子,上边摆着一个墨水瓶,堆得到处是乱糟糟的纸张和大本的书。书桌旁边有一把草垫椅子;床铺前面的祈祷跪椅,是从经堂里拿来的。

床铺两旁的墙上,挂着两张镶着椭圆形木框的画像。画像一边素净的画布上,写着几个金黄色的小字题文,标示着一幅画像是圣克罗德主教德·查理奥神甫,另外一幅画像是夏特尔教区锡托修会大田修院院长、曾经担任阿格德代理主教的图尔托神甫。迪涅主教在住院病人以后搬到这个房间里住时,看到这两幅画像,就挂在原来的地方。他们都是教士,可能是施主;这两个理由,使他敬重他们。有关这二位人物,他只听说在一七八五年四月二十七日,他们同一天获得国王的封赏,一个担任主教职务,另外一个也任有俸圣职。玛格鲁太太曾经取下画像拂去尘土,主教这才在大田修院院长画像的后面,看到四角用胶纸粘着的一小张日久变黄的方纸,上面有很淡的墨迹,注明这二位人物的来历。

窗上的老粗毛呢帘早已经破得不能再破了,为了省下买新窗帘的费用,玛格鲁太太只好在中间缝补了很大的一条。缝补的花纹正好是一个十字图案,主教总是让人看,而且说:“这缝得多么好啊!”

房子里的每一个房间,全都刷了灰浆,就像兵营与医院的规矩。

不过,下面会讲到,近些年来,玛格鲁太太在巴蒂丝汀小姐的屋里,发现白灰下边的裱墙纸有壁画。这座房屋改成医院以前,曾经是一些有产者集会的地方,所以有这样的装饰。每个房间都铺着红砖,每星期刷洗一遍,床旁边都铺着草席。不管怎么说,幸亏有二位妇人的细心照料,这座房屋上上下下非常清洁。这是主教准许的惟一的奢华。他经常说:“这用不着从穷人那儿拿任何东西。”

但是,不能否认,他过去有过的东西,还剩下六套银餐具与一只很大的银汤勺,每天,玛格鲁太太都会喜洋洋地看一看白色粗桌布上摆着的灿烂夺目的银器。在这儿既然要真实地描写出来,我们就该添加一句,主教曾多次这么说:“让我不用银器吃饭,也许很难办到。”

除了银餐具以外,还有两个又粗又大的银烛台。烛台上插着两根蜡烛,平日陈设在主教的壁炉台上。假如有客人留下来用晚餐,玛格鲁太太就点上蜡烛,把两个烛台摆在餐桌上。

在主教卧室的床头边放着一张小小的壁橱,每到夜晚,玛格鲁太太就将六套银餐具和大汤勺塞到里面去。应该说明,橱门的钥匙从来都不摘走。

园子的景象,被前边说过的非常难看的建筑稍微破坏了一点儿。园里的四条林荫小径,从一口排脏水槽交叉处往四周延伸,顺着白色的围墙有一条环形路。这几条小径两旁都种

着黄杨,使园子形成四方块。其中的三块地上,被玛格鲁太太种了蔬菜;最后一块被主教种了花卉。园内还散布着几棵果树。

有一次,玛格鲁太太打趣似的和蔼地对他说:“主教大人,您不管什么都要盘算,但一块方地却没有利用。不如种点儿生菜,怎么也比种花儿强。”

“玛格鲁太太,”主教回答道,“这您就不对了。美丽与适用有着同样的意义。”他沉默了一会儿,又添了一句:“可能更有意义。”

这块方地分成三四个花坛,主教在这上边用的时间,简直相当于他读书花费的时间,他喜欢在那里呆上一两个小时,剪枝、锄草,在土里到处戳窟窿,把花籽放进去。他不像园艺工一样把昆虫当作敌人,有关植物学也绝不想入非非。他不懂得分科以及固体病理学说,也绝不愿意在图尔纳福尔和自然操作法之间评判好坏,既不和胞果站在一边反对子叶,也不和朱西厄站在一边反对利内。他不观察植物,只喜欢花卉。他十分尊敬学者,更尊敬愚昧的人。对双方都很尊重,所以夏天每当黄昏,他都会拿着涂了绿漆的白铁喷壶去浇自己的花。

那座房屋没有一道门上锁。前边提到过,餐室的门正冲着大教堂的广场,过去装着锁和铁闩,就像一扇牢门。主教早已吩咐人把门锁拿掉,无论白天晚上只用一个插关扣着。不管哪位过路人,不管在什么时刻,都能够摇开门进来。这道房门从来都不上锁,刚开始两位妇人非常发愁,但迪涅主教却告诉她们:“你们的房门不妨装上插闩。”到最后,她们听从了,起码装作听从而不再担心。只有玛格鲁太太有的时候还放心不下。要说主教这么做的想法,从他写到《圣经》边上的三行字里,能够发现答案,起码发现线索:“只有这点儿微小的区别:医生的门始终都不该关闭,教士的门应该一直开着。”

在另外一本叫做《医学的哲学》书里,他还写着这么一些话:“莫非我不和他一样是医生吗?我也有自己的病人,首先我有他们的病人,也就是他们所谓的病人;第二,我有我自己的病人,也就是我所谓的不幸者。”

在另一个地方他又写道:“别问向你求宿的人的名字。需要找地方住的人要报姓名总是非常为难。”

一天,一个大名鼎鼎的本堂神甫前来拜访,已经忘了到底是库卢勃鲁还是蓬皮埃里的本堂神甫,他可能为玛格鲁太太所指使,带着试探性的语气问主教大人:大门白天黑夜开着,任何人都能进来,是不是就那么有把握不会出现什么意外呢?并且住在防范如此松懈的房子里,是不是就不害怕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呢?主教严肃而又和蔼地拍了一下他的肩头,告诉他说:“房子如果没有天主的保护,人不管怎样看守都没有用。”然后,他就改变话题谈别的事了。

他总是喜欢说:“龙骑兵队长有龙骑兵队长的勇敢,同样,教士也有教士的勇敢。只不过,”他又添加了一句,“我们的勇敢必须是平和的。”

七 克拉瓦特

这里自然而然要插入一件我们不应忽视的事情,因为它能使人清楚地看出,迪涅主教是何许人。

加斯帕尔·贝斯匪帮曾横行奥利乌勒山谷,它被歼灭以后,一个叫做克拉瓦特的二头目躲进山里。他带领一群匪徒,加斯帕尔·贝斯的剩余人员,在尼斯伯爵的领地内隐藏一些时日,然后转到底埃蒙一带,突然又在法国境内巴斯洛内特附近出现。有人曾经在若西耶和土伊勒先后看到过他。他藏在鹰轭山洞中,从那儿走出来,穿过大小玉贝峡谷,朝村庄和乡镇走去,敢于靠近昂布兰,一天晚上侵入大教堂,把圣器室里的东西洗劫一空。他的劫掠行为令居民难以安生。命令宪警追击也是劳而无功,他多次逃掉,有的时候还公然反抗。他是一个肆意妄为的暴徒。正当人们惊慌失措时,主教来了,打算视察这个地区。乡长到沙斯特拉去找他,劝他回去。克拉瓦特已经占领山区,他的势力直达阿尔什甚至更远。就算有卫队保护,路上都不能保证安全。三四个宪警只是白白去送命罢了。